骏马的心事（外一首）

□陈小秋

北方草原
绿草在太阳下光鲜
这是雨后清晨，一条河弯曲我的视线
一群马低着头，没有走动
宛若一个个铁铸雕塑
咀嚼与饮食无关的悠长
懒散中打发悠闲

偶尔有马抬起茫然
眼波里云卷云舒，交织雷电
尾巴甩动一下蚊蝇
甩动了千年故事，惊扰了记忆里狂飙的
每个瞬间

我明白马们的心事
随弯刀锈迹斑斑
多少次啸聚追风的尘土
看铁蹄趟过血色，在这片草原上鲜艳

蒙古马，驮着一个民族的寓言
尽管时光休止了霹雳的嘶鸣
马鞍也化作了
游客驻足的门票
但马儿每一次深邃的瞭望
都在伸向天边，都以另一种启程
祭奠过去
腾跃，新的终点

雪地上有一行脚印

骏马呼啸而过
草原的劲风从不回头
掀起绿浪，舞动花香
牧马人的套马杆飞向天边
一个声音扶摇直上，那是
草原汉子粗犷的呐喊

呐喊，让暴雨叩问昨日的缠绵
呐喊，把雷电弯成手中马鞭
茫茫草原，舞台越伸越远
放眼望去
四野冻成静止的浮雕
白雪托起骏马上彪悍的身影
孤高的心绪，凝成一尊铁塔
正游走在天地间。豪情在诉说着一切
英雄气总在随意铺展

雪地上，一行脚印端端正正
听说一个男人
从这里，刚刚走远……

雨后的稠李子树（外一首）

□高坚

这自然的黑色，天然的颜料，过程不可以简略
——淡黄色的蓓蕾，白色的花朵
采撷花粉的蜜蜂，或者翩翩飞舞的蝴蝶
碧绿的叶子默默陪衬着
一颗，二颗，三颗……透过枝隙的阳光点数着
多么美妙！成熟的时光
以倒挂的方式表白
定情信物一定是晶莹如珍珠的晨露
这时，需要约定，在风起之前
就用这棵稠李子树做嫁妆，当然是整座果园
稠李子树是我栽植的，果园是我的
如果你来，稠李子树是你的，果园也是你的

草尖上的痛是幸福的痛

羊群踏过的痛，可以喊出来
在一阵春风的装饰下，草尖又刺痛了一回春风
春风也刺痛了草尖，所有简单的故事
草原自己永远用安静形容
一场又一场的春雪，是草原暂时的封面
白色的初恋魂牵梦萦，痛伴着漫长的等待
融化这个词，洇湿封面时，是最好的结局
牧羊人，能认出最初的紫苜蓿，白茅草的样子
一簇一簇的是紫苜蓿，一棵一棵的是白茅草
牧羊人的孩子光着小脚丫，在草原奔跑着
草尖不会刺痛他的小脚丫
牧羊人不会知道草尖的痛
牧羊人的孩子不会知道草尖上的痛
虽然一阵春风，刺痛了草尖上的痛
一阵春风，在一阵春雪融化后，知道草尖上的痛是幸福的

诗塞境外

春风里，你那温暖的笑容

——追思草原文坛宿将阿云嘎

□阿古拉泰

无论是在驻足交谈的人群中，还是在匆匆行走的队列里，尤其是在活动开场前灯光闪烁的观众席上，人们一眼就能看见一张异常亲切格外夺目的脸：高原一样宽广的额头，河流一样清澈深邃的目光，草浪一样微微翕动着的厚实嘴唇，嘴角上总是挂着那一抹暖人的微笑……

这就是你——草原文坛宿将阿云嘎。

这是走过严冬之后的满面春风，这是百川归海之后的静水流深，这是负荆跋涉之后的举重若轻，这是电闪雷鸣之后的大音希声！

你这位在鄂尔多斯高原上长大的牧人之子，以其天资颖异的禀赋，孜孜以求的汲取，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命运抗争，与风沙搏斗，终成塞上栋梁，为养育了你的高原反哺，为党的民族文艺事业筚路蓝缕，成为我们可以信赖的朋友，值得骄傲的伙伴，一个时期草原文艺天空上众鸟高飞你追我赶的“领头雁”……

主政内蒙古文联工作15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没有振臂一呼，呼朋引类，没有摇旗呐喊，狂飙突进，你有你的风格：殚精竭虑，聚沙成金，铁杵磨针。

细水长流，时间在点滴间润泽着和谐；厚积薄发，创新在传承中默默积累；胸怀愿景，驼队在跋涉时将足迹种在了希望的高原上……各路兵马齐头并进，漫漫沙海渐成一片绿茵。是的，这一段令人追怀的草原文艺风景绝非一人之功。但，你的引领、智慧、担当、包容与牺牲，不可或缺。你是脊梁、你是纽带，你是风暴来临时与我们盘坐于毡房慢慢喝茶心有底数的人。当然，人们心中也有底数，大家能够团团围坐，像哈那一样交织在一起，与你的苦心孤诣与润物无声，密不可分！

认识你是在25年前的春天里。

那一日天空晴好，春风拂面。乘90次列车去京公干，车徐徐开动，到风挡处透透气，文联一领导笑眯眯与我搭话，旁侧一位高大、沉稳、威猛的中年男子也向我点头微笑。——这是新来的文联党组书记阿云嘎。啊，久仰大名！三人攀谈起来，一路欢声笑语。偶有乘警、乘客鱼贯而过，你每每侧身相让，微微点头，既有温度，又有风度，更有气度。

这之后去文联开会，有空便到办公室里小坐。你总是热情相待，以礼相迎，毫无敷衍。谈文学，谈艺术，谈社会，谈生活，娓娓道来，丝丝入扣。偶有电话，绝不拖泥带水，放下电话接着再聊。事事洞明，无所不通，却不居高临下，很像是久别重逢大哥哥。你1947年12月生，与自治区同龄，大我整整十岁，叫叔叔也很合适。

于是便无拘无束起来。

一次交谈中提及为我儿子取名，你立即应允。三天后电话中排出三个供选，我一下子挑中了：阿吉泰。寓意、发声均好，且与阿古拉泰一脉相承。我说：照此浓缩，将来孙子就叫“阿泰”吧。你笑答：到时候咱们再找！电话里，两人的笑交汇在一起。

做过旗委书记、盟委领导的你极具大局意识。刚来文联时任党组书记，因工作需要，后两届改任主席，你欣然接受。

阿云嘎的温暖、随和、谦逊众所周知，但在原则问题上你却毫无松动。2006年，首届内蒙古杰出人才奖评选在包头进行。你是社科组组长，我等六人为组员。开评伊始便遇到了两大难题：一，首届评选，重量级人物多，社科只分配两个名额；二，有人打招呼，要求评上一位相形见绌者。你表现出了少有的严肃与冷峻，汇聚起评委的意见与力量，据理力争，将泰斗级的清格尔泰、敖德斯尔、美丽其格三位前辈的业绩充分阐释，得到了评委会和领导的高度认可，也克制而有效地回应了“打招呼”的做法，令我们心悦诚服！晚上包头市文友请客，大家尽享欢乐，你又恢复了往日的松弛、淡定与不变的笑容，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与你开会的时间多，聚会的时间少。有一次终身难忘。

15年前，也是这个时节，中国作协组织作家在杭州疗养院度假。同期的作家天南地北十大几对伉俪，作为内蒙古文联主席的您偕夫人乌日娜老师前往，我只身尾随。

十几天的时日里，统一就餐，统一住宿，统一行动，形影不离。我是小字辈儿，做点儿力所能及的琐事理所应当，您与夫人总是争先恐后，生怕我干多了由诗人变成“秘书”。那一批作家里您年龄最长、位职最高，却像普通作家一样不离群索居，不趾高气扬，与外省同行交流亲切自然，给大家留下了极佳印象。我为拥有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领导感到分外自豪，心生喜悦！辽宁的邓刚、上海的赵长天、湖北的刘敬明，谈起作家阿云嘎都竖大拇指！绍兴的乌篷犹在眼前，乌镇的桨声犹在耳畔，金华的火腿肠犹在舌尖，你的笑容一直深深留驻在我的心中。

你一直以事业为重，以工作为重。利益面前你躲，荣誉面前你让。大度、隐忍、内敛、持重，集这些品质于一身，你是男人中的翘楚。在合作精神、团结意识、互助原则上总把持得那么好，你是团队里的磁石。你把大量的精力投放到工作上，牺牲了创作和休息的时间，却毫无怨言，也从不讲工作如何如何影响到了你的创作，否则会更有收获，云云……而是常怀感恩之心，总以一个牧民的后代在组织培养下才有今天的成长自勉，感恩不尽，于是加倍努力，善待生命中的一切。

退休之后，你的创作进入了巅峰状态。让我们看到一个优秀的文官之外，一个不可多得的民族作家！

从最初的诗人转而专攻小说，从蒙古语写作到汉语写作，从1976年在《内蒙古日报》发表《鹰飞不过去的沙梁上》到《人民文学》头条发表《满巴扎仓》，你在草原文学的创作长路上从未停歇跋涉的脚步。正如你的作品《留在大地上的足迹》，四十多年光阴文字，已经深深镌刻在当代内蒙古文学创作的丰碑之上。你以雄鹰高翔的姿态俯瞰世界、观照人性、引领方向、建构自己的文学天地，给予我们太多的创作启示。

文学是人学，于小说创作是恒久常新的话题。对这一宗旨的确认与坚守，贯穿了你创作的始终。尤为难得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坛刚刚解冻，你就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迅速创作出以《大漠歌》《浴羊路上》为代表的系列优秀小说。前者写自信的牵驼人在世易时移间失去相爱之人的不舍和坦荡；后者关注的是三个少年性意识觉醒的花季过程。时至今日，读者们都不会忘记最初读到这些文字时的震撼。那些远去的历史云烟带着永不消散的魅力打动着人心，使人性温度和生命暖意持久地存留在读者心中。

你的写作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写作。百姓的生存状态常常让你感同身受，不吐不快。面对纷繁变幻的生活，儒雅温和的你保持着敏锐的批判姿态，这如同你的名字一样，惊雷总在笔下（阿云嘎，蒙古语雷声的意思）。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生态保护成为时代的重要话题，你以一系列传递热爱自然、珍惜生命意识的小说指点迷津，这些讲述万物有情的故事，闪耀着灵性和对自然深沉的爱意。《沙梁那边是十三世纪》《燃烧的水》《天上没有铁丝网》直指人的异化、价值坍塌、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而《粗人柴德尔的短暂幸福》等关注的又是时代列车驶过时处在震动中的留守儿童、小人物所受到的碾压与倾轧。这些问题又绝非蒙古民族所独有，站立在传统与现代交界处的作家阿云嘎，为弱者的命运呼号，为种种社会问题把脉，为人类前程鸣响警钟。

古稀之年，壮心不已。你以重新出发的年轻步履面对生活，保持着惊人的创作活力。开放、多元、厚重，沉潜，成为你晚年创作的基本特征；对蒙古族历史和哲学的深入思考，对草原文化尊重自然、崇尚英雄核心理念的深刻理解，对善良宽容悲悯力量的确证，让你下笔时迸射着英雄主义的凛然、血性和刚烈；呈现出变幻世间永恒不变的人情冷暖，时间漫过之后冲刷出悲悯、信义和善良的可贵。蒙古民族的当代命运是你持续关注并以心命笔再现的主旨，草原文化的高贵精神始终流淌在你笔尖心底，你是当之无愧的民族作家。

从鄂尔多斯高原走出的你，从来没有走出过蒙古民族文化和鄂尔多斯草原的地理，而这两者也几乎成为你小说创作的魂魄，并是你文学世界的全部基因。你在鄂尔多斯苍茫的戈壁上展开文学想象、提升草原文学的特色化程度，如你自己所言：永远都是家乡的孩子！在这一点上，你持之以恒的艺术贡献是令人叹服的，对地域文化的精准把握，对民族生活和精神的有效开掘，是留给我们的极为珍贵的当代蒙古族文学创作的成功探寻。

作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草原作家，你敏感、深邃且开阔。作为一代优秀的蒙古族作家，你对人性、生存和民族未来的深刻思考，那些让人惊心动魄回味悠长的故事，那些长久的感动、思索与启示，将永远在北国的文学天幕上熠熠生辉。

愿意听你慢悠悠地讲生活或工作中经历的往事。

当秘书长要处理好工作中的各种事务，不仅要有热情、真诚，还需“智慧”，很是微妙。那些年车辆少，下乡检查工作或外出开会，两位“一把手”要同乘一辆车，谁坐在突出位置就成了一个“问题”，也常常引来一些“麻烦”。反复琢磨，你有了一个“妙招”。一次下乡，你照例提前来到车前，把二位领导的文件分放在后排两座，自己端坐于副驾驶位置上。领导来后，你说：坐前面不安全，两位领导在后面谈工作也方便，以后，我就和司机固定在前排啦！

这个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典型的“阿云嘎智慧”，不伤大雅，各美其美。这是在生活中磨砺，在实践中揣摩才能生成的“得心应手”啊！阿云嘎同志，你的涵养与修炼，我们想学，但学不来。这仁善与智慧的结晶属于你，不胜枚举。追忆你，你春风般的笑容饱含着这些细微的美好！

这十年，你退休赋闲，潜心创作，心无旁骛；我偏居一隅，孤影青灯，寂寞无声。每每看到你的鸿篇巨制，大为惊讶，深感叹服！想与你促膝交流，又恐影响了你的创作，拨动你的某种心绪，于是便期待有一天你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之时。谁知，倏忽间竟成永诀，空留巨大遗憾！

五年前，在一个特殊场合远远地见到了您。遥遥相望，您高大的身躯扬起了手臂，我高高地举起了手臂，乌日娜老师也举起了手臂。三只手臂在空中摇晃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我们没有走近，中间隔着一道不高不矮的墙，似乎还隔着一层什么。与睿智的超克图纳仁先生说到此景，老人家浅笑，微叹了一声。谁知，那一次竟是最后一面……

您的创作是严肃认真的，您的做人是严谨可靠的。

谈到基本功，你说，一个作家连文字都不过关，怎么行呢；一个文人做事没有底线，怎么行呢？

感谢您对我诸多的鼓励与鞭策。多年前，写诗之余练写了十几篇散文求教于你，你极为兴奋，写了很长的文字分析，予以肯定，建议我进入小说领域创作，或许会有更大收获。一天中午忽接您电话，说正在看中央电视台播放我创作的交响音乐史诗《成吉思汗》。这些充满暖意的细节，都成为我过去与未来文学前行的不竭动力！

不曾与您耳鬓厮磨，不曾与您觥筹交错，却无数次聆听过您的教诲。和风细雨，清茶一盏，君子之交，心旷神怡，回味无穷……

向您学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沽名钓誉，不颐指气使。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海纳百川，汇聚起内蒙古文艺的每一条溪流。是啊，草原文艺就应具有草原一样的格局，草原文艺家就应具备草原一样宽广的胸襟。团结互助，比学赶帮，把心思都用在事业上，凝心聚力，才能出精品，出人才，出效应！

这篇文字从傍晚写到深夜，又从深夜写到黎明。熹微初露，东方欲白，仿佛看见了您那春风般的笑容，耳畔又响起您那低沉、舒缓、极具磁力的声音。从春风里相识，到春天后送别，我的心中经历过一阵阵雷雨，感慨万千。

夏至将至，春寒不再。草原文艺宛如丰收的牧草，蓬勃旺盛，铺向天边。阿云嘎同志，您的身影随风远行，牧草深处留下了您为内蒙古文学艺术发展跋涉的清晰足迹，这是我们后学永远值得珍藏的宝贵财富。从高原到高峰，还将有一段漫长而又艰辛的旅程，我们心里有一盏灯！

彩虹映照下的那一抹绿茵正在高原上蔓延，一如您嘴角上那不散的微笑，常在我心！

絮语怀惬

终有一天，你将以我为荣

□鞠志杰

前些天收拾东西，找到当年专门记灵感的一个笔记本，发现一行用铅笔写的字：“终有一天，你将以我为荣！”那行字歪歪扭扭的占了一页，没有上下文，字里行间似乎还透着一股子狠劲。沉思了许久，终于想起来，那是一次被父亲训斥之后写下的。想依此句写一首诗或者一篇短文，但一直没有实现，就这么在小本子里躺了很多年。

父亲特别严厉，甚至不苟言笑。十八岁以前，在父亲冷峻的目光下，我活得战战兢兢。那种害怕发自内心，由衷而真实。当我即将离开他远行时，我暗自窃喜，但又矛盾重重，我既想得到他宽宏的庇护，又想张开羽翼飞出他的怀抱，每个人的少年时代大抵如此罢。

我永远都记得第一次离开家的分别场景。父亲骑着大二八自行车带我到火车站，站台上，他默默无语，眼神迷离。我倒是显得轻松自在，我说，放心吧爸，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父亲才转身离开。后来听母亲说，那天父亲回到家，没炒菜，自己一声不响地喝了一壶白酒，边喝，边流眼泪。

在外面闯荡寻梦的过程孤寂而无助。那时的自己，就像一头负重的小牛犊，奋勇拼搏，砥砺前进。又如一艘加满油的机帆船，在生活的海洋上漂泊寻觅。把背影甩给了最亲的人，把孤单都寄托给了思念。把痛苦和悲伤都抛向暗夜，把一脸的阳光灿烂都留给了白天。

混得不好，无颜再回故里。更不敢面对父亲那殷切期盼的目光，以及，自己当初许下的诺言。而其实，无论儿女成功与否，父亲都永远敞开着他那温暖的怀抱。我最终还是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父亲身边。我有点不好意思，甚至手足无措。可父亲却笑了，笑得春光明媚。

后来，我业余时间爱好起“爬格子”，偶有文字见诸报刊。记得第一次发表文章时，父亲拿着报纸逢人就说，看了没，这是我儿子写的！那之后，父亲竟然爱上了读书看报，特别是有我文章的报刊，还悄悄地收藏起来。前些天我回去，无意中在书橱中发现了我多年前发表的文章报样，纸张都已泛黄，却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散发着旧时光的味道。那里面，有着父亲浓浓的爱。

儿子丁点大的成绩，却成了父亲的骄傲。年少轻狂的我在笔记本上写下：“终有一天，你将以我为荣！”可我却不知道，父亲一直在以我为荣。

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并且一直以我为荣的人，一定是父亲。

私舍语茶

窗外　　汤青　摄

一株草的味道

□王国梁

记得小时候在乡下，我和伙伴们在草地上追逐打闹。脚下的草铺成绿毯，无论我们怎样狂奔，它都会收留我们急促而密集的脚步。

玩够了，伙伴们散去。累了的时候，我喜欢在草地上一躺，就像一头小羊卧倒一样，随心所欲，舒适无比。以天为盖，以地为席，头顶上是蓝天白云，碧绿的草地延伸到远方，很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意境。草地如同绵软温柔的床，让人有种天然的亲近感，或许人也是在草木间生长出来的吧。一切都安静了，我闻到草地散发出来的草香。那种味道，青涩，微香，还有淡淡的甜味儿，好闻得难以形容。

我忍不住揪下身边的一株草，放到嘴巴里嚼起来。那是什么草呢？也许是狗尾草，也许是灰灰菜，或者是蒲公英，我记不得是什么草，但草有共同的味道。一株草的味道，甜丝丝滑到了舌尖上，会让你品尝出蓝天、大地以及阳光、雨露的味道，里面好像还有蝴蝶和蜻蜓飞过的痕迹，还有孩子们奔跑时留下的踪影——那种纯粹的、天然的、干净的、自由的感觉，会让你心旷神怡。我这样嚼着一株草，仰面躺着，有时候会嘴角含笑进入梦乡……

我尝到了一株草的味道。那种味道，带着植物特有的清香，杂糅了微微的涩与微微的甜，让人口舌生津，回味无穷。以至于多年后，我还非常怀念一株草的味道。我在城市的丛林里穿梭，偶尔会邂逅一片草地。与草地忽然相逢的那一刻，我的感觉立即从视觉过渡到味觉，想起故乡草地上那株草的味道，禁不住舌尖生香。儿时草地卧眠的情味，让人怀恋啊！一株草的味道，成了味蕾上独一无二的记忆。

现在回味起来，一株草的味道真好：清甜自然，就像山间流淌的小溪；纯净美好，如同清晨的寂静山林；淡远朦胧，仿佛连绵的淡色群山……让人想起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株草的味道，总会让我的心中涌起远离尘嚣的逃离感，那是一种回归内心、重获自由的安然感觉。

或许人有品尝一株草的味道的本能，很自然的，就想与草木亲密接触。神农尝百草，尝出了不同草木的不同味道，选出了对人有益的草。据说李时珍写《本草纲目》，也是踏遍山川、尝尽百草。我觉得他们是了不起的，同时也是幸福的。品尝一株草的味道，便能体会亲近自然的幸福。草是最卑微、最常见的，但你不能否认每株草都是集中了天地日月之精华的，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无私馈赠。这个世界上有草香弥漫，我们便能活在一个葱茏而充满生机的天地。

朋友大李事业有成，每日在城市的喧嚣中摸爬滚打。他说，等老了，就在乡下盖个房子，种一片草，取个名字就叫“草香居”。我笑了，看来不只我一人有“草香”情结。寻找一株草的味道，是我们回归自然愿望的体现。

无论世界如何喧嚣，都市如何繁华，我们都应该保留属于自己的一片芳草地。过滤掉满身、满心的疲惫与虚浮，摒弃掉一切枷锁和羁绊，在心灵的芳草地上，享受一株草的清香。渐渐的，你会发现自己也变成了一株草，默默散发着植物特有的清香……

且听风吟

北国风光